

关于理论联系实际問題

理論工作跃进的关键

楊献珍

貴州人民出版社

176
4641

关于理論联系实际问题

理論工作跃进的关键

楊献珍

貴州人民出版社

1960年2月·貴阳

关于理论联系实际問題

——理論工作跃进的关键

楊 猷 珍

*

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貴阳市延安中路3号)

(貴州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号)

貴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貴州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frac{1}{16}$ 印張: 1 $\frac{1}{2}$ 字数: 36,600

1958年9月第1版

1958年9月第1次印刷

1960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0,085—15,114册

統一書号: T 3115·62

定 价: (5)一角四分

(662)

目 录

关于理論联系实际問題

理論工作跃进的关键..... (1)

和知識青年們談怎样

把自己培养成为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 (35)

关于理論联系实际问题

理論工作跃进的关键

光明日报編者按：这是楊献珍同志本年五月三日在北京大学对该校哲学系同学的講話稿。本报征得献珍同志的同意特在这里发表。

馬老写信給我，要我来和同志們談談“哲学专业的改造問題”。这个問題我未研究过，也不了解你們哲学专业的情况，所以不敢乱談。想談談理論联系实际问题，这个問題可能与馬老所出的題目或多或少有些关系。

理論联系实际，被人們罵为庸俗化、簡單化，大炮打麻雀，割鸡用牛刀，破坏理論的系統性、完整性、邏輯性、科学性、純洁性……如此等等，罪名是一大串。这样的罵，我們挨了几年了。近来情况似乎有些好轉，罵声不大听到了。相反的，到处也都在講联系实际、改造思想了，也不怕庸俗化、簡單化了，这是一种好現象，是一种轉机。4月21日北京日报第二版登載了一条新聞，說北大学生联系具体人、具体思想、具体事实，深入展开大辯論，我看到这条新聞后，感到很高兴，感到你們也在搞“庸俗化、簡單化”了，我們成了同志。恰巧馬老給我的信，也是这一天写的，有此因緣，所以就沒有拒絕馬老之約，大着胆子来了。說大着胆子来，是因为过去吃过教

訓。有一次（几年前）一个学校要我去讲讲毛主席的“实践論”，我主要讲了讲实践和理論的关系以及理論联系实际的問题。后来听说，当时在座的有一位大概是哲学讲师之类的人，准备要把我轟下台去。其所以沒有見諸行动，据说，是因为姑念我年紀大。从此，我体会到，年紀大还有一定好处，在一定的場合，能起“保护”作用。大概是昏庸老朽，情有可恕。你們看，那一次，如果不是年紀大，真地要被轟下去的。向同志們說这一段故事，不是发牢騷，是說明有些人对于理論联系实际，仇恨竟如此之深，反感竟如此之大。

今天还想来这里讲讲这个問题，是因为，我觉得，理論联系实际問题，在哲学教学中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問题，而且是理論工作跃进的关键問题。

我們現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社会主义建設大跃进的时代，各方面的工作都在大跃进，理論工作者处在这种形势逼人的情况下，也不得不要求大跃进。那末，我們就不能不考虑：理論工作究竟怎么大跃进。当然，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一个搞理論工作的人，即令没有一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了，如果他搞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不对头，搞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方向都弄錯了，比方說，他坚持反对理論联系实际的方向，这样搞馬克思列宁主义，会搞得出什么結果来？还談得上什么理論工作大跃进？

听说（我只是听说）有些大学的哲学系的学生提出了他們毕业后的就业問題，也听说有些学校貼了好多大字报批評“人才废品”的問題。这实际是一个問題。如果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学的結果，完全脱离生活、脱离实际，只会背誦馬克

思列宁主义詞句，而对实际工作毫无帮助。这就是說，哲学系毕业的都会成了“废品”，“废品”当然是沒有人要的。这样，哲学系毕业的人的就业，当然成了問題。假若不是这样，学习了哲学，真正懂得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无产階級斗争的精神武器，不仅是懂得了，而且真正学会了使用这种武器，并能把使用这种武器的本事传授給別人，那末，哲学系毕业的人的就业，就絕不会成为問題。現在全国几十万干部都在渴望学会使用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这个无产階級斗争的精神武器，而全国各大学哲学系才几个人，如果能够去教人家如何使用这个武器，怎么就发愁找不到工作呢？

去年十二国共产党和工人在莫斯科发表的宣言，提出了“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辯証唯物主义”的問題，哲学系的同学是学习辯証唯物主义的，你們既然学习它，就必须学会使用它，只有自己学会了使用它，才能去教別人使用它。楊志卖刀，他是会使用刀的；林冲买刀，也是因为他会使用刀，所以她才非常爱宝刀。搞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人，不管他是买刀的还是卖刀的，都应该懂得刀的用处，不仅懂得，而且要学会用。不要滿足于当一个买卖刀的商人小販。这就是說，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必須学会理論联系实际，如果学不会这一条，那你只能当一个贩卖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商人小販，那是只能成为废品的。

既然要学习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弄清楚馬克思主义哲学有什么特点，它与从前的哲学、旧哲学，有什么不同。現在有些人既愿意搞馬克思主义哲学，而又怕联系实际麻煩，或者反对理論联系实际，这就是把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看成是

一样的东西，或者是把馬克思主义哲学还原为旧哲学，这是一个原則性的錯誤。日丹諾夫在“西歐哲学史”座談會上的发言，把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根本不同的特点是讲清楚了，这里不再重述了。既有志于搞馬克思主义哲学而又反对联系实际的人，还根本不懂得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从同脱离生活、脱离实际的旧哲学进行坚决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1842年6月底，馬克思在他所写的批判第179号“科倫日报”社論的文章中，就曾批評了德国的哲学，說它的特点就是喜欢幽靜孤独，閉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直观……。馬克思說，从哲学的整个发展来看，它不是通俗易懂的，它那玄妙的自我深化在門外汉看来正象脱离现实的活动一样稀奇古怪；它被当做一个魔术师，若有其事地念着咒語，因为誰也不懂得他在念些什么。

馬克思所批判的德国哲学即旧哲学的特点，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脱离生活，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現在在哲学教学中反对联系实际、說联系实际就是庸俗化、簡單化的人，就是企图把哲学重新返回到1842年以前的状态。这后边的几句话（象一个魔术师，若有其事地念着咒語，誰也不懂得他在念些什么），不正是今天那些拚命反对所謂“庸俗化、簡單化”的哲学教授們在課堂上讲课情况的写真么？

馬克思在这篇評論中还說，哲学家“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貴和看不見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

那些反对在哲学教学中联系实际的哲学家，实际上就是一些严重地脱离生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人，这样的哲学家

能够說得上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么？若再检查一下这样的哲学家他們的哲学思想里所集中的是一些什么东西，大概也是很有趣味的，我想不外乎是一些稿费，副博士学位，世界理論权威等等之类。至于人民的什么最珍贵的东西，那是无法集中到他們的哲学思想里的，因为这些东西在他們的眼中不过是些“简单化、庸俗化”的东西，是不值得他們一顧的。

馬克思說，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而今天有些人却硬要把哲学变成一种“世界之外的遐想”。

馬克思說，“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內容來說，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現來說，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对于其他的一定体系來說，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各种外部表現証明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

馬克思的这一段关于哲学的話，值得搞哲学的同志好好地研究、深思、玩味。搞哲学而又反对联系实际的人，处处都是与馬克思的哲学观点背道而馳的。試問，脱离生活、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的哲学家，怎样能使哲学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馬克思要哲学的內容和形式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而我們有些人搞哲学，却偏偏要千方百計地躲开与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他們的哲学，就其內容說來，是东抄西抄，搞概念游戏，就其表現形式說來，是信屈擰牙的欧化文句（翻譯文句），用馬克思的話說，不是通俗易懂的。

至于真正的馬克思主义哲学，則已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例如去年十二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會議宣言，我們中央写的論无产階級专政的历史經驗和再論无产階級专政的历史經驗，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則是我們这个时代精神的精华，是真正的当代世界的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

在这里順便談几句閑話。我有一种看法（也許这种看法是很錯誤的）：中国有很大可能要成为哲学的中国。但是，在今天的中国，真正的哲学，不是在各大专学校的哲学系或各干部学校（包括党校）的哲学教研室，而是在我們的党中央和各省、市、地、县党的領導机关；真正的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是那些躲在书房里的，脱离生活、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的，光从书本上去研究哲学的人們，而是那些和群众生活在一起的，真正密切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各級党的領導同志。这样的同志，你若当面称他們为哲学家，他們一定要說你是在諷刺他們，他們一定不会承認他們是哲学家的。可是，我們必須承認他們是真正的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他們不是光在口头上講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真正地在那里实现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很明显，如果中国沒有这样一批領導骨干在那里实现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人民就不能得到解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也就不能在中国变成现实。如象柯庆施同志，江华同志乃至天津地委书记赵克同志等等所写的文章，是真正合乎馬克思主义哲学标准的文章，他們談的是真正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的文章是真正能够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設的文章，可是，这样的文章，是那些脱离生活、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的哲学家永

远也写不出来的。近年来有些光从书本上搞哲学的人們，頗有些驕气，尾巴翘得很高，我看还是趁早把尾巴夹起来的好。近来有一种現象，不知道同志們注意了沒有。这就是理論工作大跃进的計劃，不是从各大专学校和干部学校（包括各級党校）的哲学系或哲学教研室提出来的，而是从各省省委提出来的。为什么大专学校的哲学系或哲学教研室提不出这样宏伟的理論工作的跃进計劃来呢？我看，主要是因为我們缺乏一个理論工作大跃进的重要条件，这就是密切联系生活，联系实际，联系人民，而各地党委在这方面却具备着优越条件。我說中国有很大可能成为一个哲学的中国，是因为，看了江西省委的“十、百、千、万”的理論工作的跃进計劃，而想到了这一点。我看江西省委的那个計劃是一定能够实现的，中国这么多省，各省省委都这样作，若干年后，理論工作者遍布于全国各地的各个角落，中国岂不就会变成了一个哲学的中国嗎？中国有些人企图垄断哲学，那些大喊大叫反对所謂庸俗化、简单化的人，我看，就是企图垄断哲学的人。他們企图用反对所謂庸俗化、简单化的方法，再把哲学神秘化起来，把哲学霸占为少数人的私有财产，不許“土包子”染指，以便把他們自己变成“宝中之宝”（中国識字的人很少，文盲很多，因此，知識分子就已經是宝贝，至于知識分子中的哲学家，那当然更是“宝中之宝”了），可是命运注定了他們的这种幻想是要破灭的。例如江西省委的理論工作跃进計劃一旦全部实现之后，这些人的幻想就要实际地破灭了。

这里似乎扯远了。再言归正传吧。

搞哲学而躲开现实，反对联系实际，这种人，怎么能使哲

学成为当代世界的哲学呢？

馬克思本來是說哲學是文明的活的靈魂，而反對哲學要聯繫實際，這只能使哲學成為一塊殭屍。

馬克思說哲學是現世的智慧，而反對哲學要聯繫實際，則是要把哲學變成宗教的經文。

馬克思說哲學非常懂得生活，而反對聯繫實際的哲學家，根本就不懂得生活，那他們怎麼能真正懂得哲學呢？

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說，“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脫離生活、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人，能夠抓住事物的根本麼？不可能的。他們總也要抓住一點什麼吧！我看，大概是抓住了稿費，抓住了副博士學位。

因此，我覺得，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人而反對理論聯繫實際，這種人是根本還沒有懂得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提出在理論教學中必須聯繫實際的方針的，並不是高級黨校，我們沒有本事提出這樣的方針。提出這個方針的是黨中央、毛主席。毛主席在1941年5月作“改造我們的学习”的報告時，就提出了這個方針，在1941年12月中央發布的關於延安幹部學校的決定中，又把這個方針加以正式規定。1942年2月，毛主席在“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中，又把這個方針作了詳細的理論闡述，特別詳細地闡述了什麼叫理論，什麼叫理論家，什麼叫理論聯繫實際。毛主席在這次報告中，強調地說：

“現在我們黨的中央做了決定，號召我們的同志學會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真地研究中國的歷史，研

究中国的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对每一問題要根据詳細的材料加以具体分析，然后引出理論性的結論来。这个責任是担在我們的身上。”毛主席还說，“我們党校的同志不应当把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馬克思主义的理論，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高級党校这几年来，不过只是愿意坚决执行这个教学方針而已，当然我們在执行这个教学方針的过程中还是有很多缺点和錯誤的，这在我們的教学整改的討論中还要作詳細的检查。可是，也就是在这几年中，有些搞馬克思主义理論的人，特別热衷于反对理論联系实际，大嚷大叫地反对什么庸俗化、簡單化。如果說这些人对于坚持理論联系实际感到莫名其妙，那末，我們对于这些人拚命反对理論联系实际，也确实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現在我想这样来提这个問題：

在馬克思主义理論的教学中或在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坚持理論联系实际的方針或者反对理論联系实际的方針，不仅是教学中的两条路綫的斗争，而且还包含着阶级斗争的意义在內，就是說，这个問題，同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之为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样，也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兴无灭資和兴資灭无的斗争。这个問題，就个人的修养來說，是要不要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作为自己思想、言論和行动的指导的問題，也是做一个真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还是做一个假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問題。就高等学校的哲学系來說，恐怕是培养成品还是制造废品的問題。

問題这样来提，是否妥当，下面談談我的意見。

（这里再声明一下：关于理論联系实际的問題，毛主席在

“改造我們的学习”和“整頓党的作风”等文章中，已經辦的再透徹沒有了；請同志們去仔細研究那些文件。这里不再重述了。）

我認為，沒有理論联系实际，根本就不可能有馬克思主义本身。

据历史記載，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1844年左右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1845年春，馬克思写下了“費尔巴哈論綱”，恩格斯說，这是包含着新世界观（即辯証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中的真正的革命。那么，这个哲学中的真正的革命，到底是革的什么命呢？馬克思在他和恩格斯早期合著的“神圣家族”中，即严厉地批判了过去把哲学看成是超实际的、看成是高高地君临于实践之上的东西的錯誤观点。馬克思說：“正因为哲学过去只是事物現狀的超驗的、抽象的表現，正由于它自己的这种超驗性和抽象性，由于它在想象中独立于世界之外，所以它一定要幻想它高高地超越乎事物的現狀和现实的人之上；另一方面，因为哲学过去并没有真正独立于世界之外，所以它也就未能对世界做出任何真正的判決，未能对世界使用任何真正的鉴别力，也就是說，未能实际地干預事物的进程，而至多只是不得不滿足于抽象形式的实践。所謂哲学是超实际的，这只是說它高高地君临于实践之上。”

这就是說，旧哲学是生活在“思辨的天国”之中，根本不談人世間的事。那些反对理論联系实际的人，說理論联系实际就是庸俗化、简单化的人，說理論联系实际就是用大炮打麻雀

的人，他們的哲学观点，还是停留在一百多年前被馬克思所批判过的旧哲学的观点上。馬克思在哲学中的真正革命就是革的那种超实际的旧哲学的命。那些反对理論联系实际的人，只不过是要那种超实际的旧哲学复辟而已。馬克思早在1843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說过：“哲学把无产階級当做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样地，无产階級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馬克思明明是要哲学实际地去干預事物的进程，要哲学能对世界做出真正的判決，要哲学能对世界使用真正的鉴别力；这些意思在“費尔巴哈論綱”第十一条概括为“哲学家們（旧哲学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过世界，但問題是在于改变世界”。馬克思和恩格斯自从創造出他們的新哲学，掌握了辯証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之后，他們就用哲学去改变世界，用他們的新世界观去批判旧世界的一切，对旧世界的一切作了真正的鉴别和真正的判決。馬克思主义的哲学真正是在实际地干預事物的进程，一直到現在还是这样。因此，恩格斯在后来对于这个新哲学作了这样的评价：“新的学派所不同的，只是在这里首次真正严肃地对待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已經彻底地运用到所考察的一切知識領域里面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自从掌握了这个新世界观之后，就用它来作为观察人类命运的工具。他們終身的革命活动都是用这个新世界观来作指导。他們所写的每一本书，每一篇文章，都是貫串着这个新世界观，都是运用这个新世界观对于一切事物、对于旧世界进行分析、批判的結果。也只有这样的哲学才配作为无产階級解放斗争的武器。也只有这样紧密地与实际相結合的理論，才能發揮出无比伟大的力量。

請到这里，請同志們去讀讀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的第六章第四节：“哲学上的党派和哲学上的无头脑者”。要仔細地讀（搞哲学史的人更其要好好讀）。

列宁在这一节中說，早在1843年，当馬克思剛剛成为馬克思的时候，他就已經异常明确地指出了哲学上的根本路綫。

列宁說，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正是在于：他們在很长的差不多有半个世紀的时期內，发展了唯物主义，向前推进了哲学上的一个基本派別。他們……把唯物主义彻底地貫徹在社会科学領域中。

列宁說，如果把馬克思在“資本論”和其他著作中的一些哲学言論考察一下，那末，你們就会看到一个始終不变的基本論点：坚持唯物主义，輕蔑地嘲笑一切模糊問題的伎倆，一切糊塗观念和一切向唯心主义的退却。

这是列宁对于馬克思的評論。再看看列宁对于恩格斯的評論。

列宁說，和馬克思完全一致并同馬克思密切合作的恩格斯，在自己的一切哲学著作中，在一切問題上，都簡單明白地把唯物主义路綫跟唯心主义路綫对立起来（現在有些搞哲学史的人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們要搞什么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互相渗透）。……恩格斯同杜林的全部斗争，始終是在彻底貫徹唯物主义这个口号下进行的。……在“反杜林論”的每一节中都是这样提出問題的：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就是哲学唯心主义的謊言和糊塗观点。……直到1894年（即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恩格斯給“反杜林論”的最后增訂版写最后一篇序言的时候，他还是繼續探究新的哲学和新的自然科学，还是象以前那样坚

决地捍卫自己的明确坚定的立场，把大大小小的垃圾般的体系除掉。

从列宁的这些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評論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是怎样把唯物主义世界观贯彻到所考察的一切知識領域里面去的。什么叫理論联系实际？用辯証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去观察、分析和批判一切問題，就叫做理論联系实际。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那么多的輝煌著作，都是理論联系实际的作品，都是用他們的辯証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去观察、分析和批判他們那个时代的一切重大問題的作品。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真正称得起是马克思时代精神的精华。

因此，我觉得，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从理論联系实际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沒有理論联系实际，也就沒有马克思主义本身。

假若马克思在写出了他的“费尔巴哈論綱”之后，就把它束之高閣，就是說，把那个包含着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写出之后，就把它严密地封存起来，或者只是叫人們把論綱十一条当作聖經去念誦，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只滿足于他們有了这个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在尔后差不多半个世紀中再也不去用它来观察、分析任何問題，不去把这个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加以发展，那末，請問以后还会有什么马克思主义呢？

马克思自从有了这个新世界觀的那个时候起，就把这个新世界觀当作武器，当作批判的武器，向着当时的德国制度开火。正如马克思自己說的，这个批判武器的对象就是它的敌人，它不是要駁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马克思和